



解放军将领传

第一集

解放军出版社



111

511

解放军将领传

星火燎原编辑部 编

2

解放军出版社

1985·北京

解放军将领传

(二)

*

星火燎原编辑部 编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7.25字数300千字

1986年3月第一版 1986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0

书号：11185·36 定价：3.40元

目 录

王树声	(3)
邓子恢	(33)
孙一中	(69)
寻淮洲	(89)
张子清	(115)
张琴秋	(151)
张鼎丞	(177)
周保中	(217)
罗瑞卿	(261)
贺 龙	(297)
段德昌	(359)
高敬亭	(407)
彭 湔	(451)
蔡升熙	(481)
戴克敏	(523)



王树声

王树声

—

王树声(1905—1974)，原名王宏信。一九〇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他出生于大别山西麓的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项家冲的一个小地主家庭。祖父叫王德成，中医兼私塾教师。父亲叫王泽香。全家原有十四口人，田十余亩，房屋十余间，山林数块，兼做粉房生意，家中生活主要靠土地出租及经商维持。王树声六岁丧父，九岁亡母。

一九二六年大革命及工农革命运动时，他全家主要成员都参加了革命。大哥王宏忠，共产党员，曾任中共麻城县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后病故。二哥王宏恕，共产党员，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随农民自卫军参加了黄麻起义，在黄陂木兰山打过游击，曾任红一军第三团第二营六连政治指导员，一九三二年六月进行潢光战役时在南亚冈战斗中牺牲。弟弟王宏义，共青团员，妹妹王贵玉(又名王自谦)参加红军被服厂工作，均在肃反时被杀害。伯父家大哥王宏文(又名王幼安)，在武汉第一师范读书时，由董必武介绍

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湖北省党部特派员、中共麻城县委特支委员、特支书记，麻城县教育局局长等职，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七日，在宋埠被国民党杀害。二哥王宏学，共产党员，参加过黄麻起义、木兰山游击战争，鄂豫边根据地领导人之一，肃反时被杀害。弟弟王宏儒，共产党员，任红一军第一师特务队队长，战斗中负伤后牺牲。大姐王娇玉、二姐王春玉，都先后参加革命。王树声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五，人们亲切地称他“老五”。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家中房屋被国民党军队烧毁，田地、财产被没收，家庭经济完全破产。

一九一二年，王树声七岁，开始读私塾。他性格倔强，勤奋好学，受到教师和长辈们的称赞。一九二三年春，王树声在麻城县公立高等小学读书，在共产党员王幼安校长的帮助下，他与蔡济璜、徐其虚、桂步蟾等同学，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研究小组。他们经常在一起阅读进步书刊，谈古论今，辩论时事，研究新思想，探索人生道路。追求真理、要求变革的革命思想，在王树声等青年学生的心中萌发。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教室里静悄悄的，唯有一个教室里传出了读书声，那是王树声和同学们正在阅读《新青年》杂志。忽然，一个身穿黑衣、头蒙黑面纱的修女，来催逼王树声和同学们去教堂做礼拜。王树声赶到教堂，那里已经聚集了几十个学生和教徒，教士和修女让王树声照他们

的样子向上帝祈祷，王树声不信那一套，当场和教士争辩起来。教士手捧《圣经》，嘴里振振有辞地说：“上帝会把福音降给人间，她是善良的。”王树声粗声粗气地问：“上帝在哪里？我怎么没见过？”教士气呼呼地说：“你是哪来的教徒？简直是酋大！”王树声针锋相对地回答：“我不是酋大，我是气大！”“什么？什么？”教士象一头被激怒的狮子，吼叫着：“你……你敢诬蔑教会，侮辱上帝，你要受到惩罚！你要受到惩罚！”说着，举起手来要打王树声。王树声眼明手快，来了个反手招架，教士不但没有打着王树声，反被推出几步远，手捧的《圣经》掉在地上。这时，教士更加怒火冲天，他煽动一部分教徒和学生围攻王树声。王树声也不甘示弱，攥起双拳准确迎战：“来，来，哪个敢动手，我送他去见上帝！”教士见王树声不是好惹的，夹着《圣经》灰溜溜地走了。王树声在同学们的劝阻下，也离开了教堂。

王树声大闹教堂，轰动了麻城县城。第二天上午，国民党县政府就派人到学校宣布：王树声被勒令开除。这件事，虽经王幼安校长及各界人士据理斗争，但正不压邪，王树声还是被“勒令开除”，剥夺了读书的权利。中午，王幼安校长把王树声找到自己寝室里，亲热地谈起来。王树声说：“我不能再读书了。”王校长问：“不读书，你想干什么？”“干革命，走革命的路。”“好，好，我介绍你去武昌城，到董必武校长那里继续读书。”

就这样，王树声在武昌高小补修学校和麻城县高小，

又度过了两年学生生活。时间虽然不长，却使王树声不仅学得了文化知识，而且还学到许多革命道理，受到了党的教育，更加坚定了革命青年走革命路的决心和信心。

一九二五年，王树声高小毕业后，回到家乡教私塾。当时，他对教书并不感兴趣。不久，他在乘马岗区初级小学当了校长，开始读到有关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书籍。这段时间，他受到北伐革命的影响，在同学和亲友的劝导下，加入了国民党，大革命失败后，脱离了关系。

二

一九二六年，王树声在乘马岗区由刘象明、桂步蟾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一面教学，一面领导农民运动，担任了中共麻城县委委员、麻城县农民协会组织部长和乘马岗区二乡的党小组长。他热忱宣传马列主义，积极组织农民协会，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和农民武装，成为麻城农民运动的先锋战士。

罗家河有个大土豪叫丁枕鱼，为非作歹，恶贯满盈，是当地人民群众恨之入骨的“麻城北乡一只虎”。丁枕鱼是王树声的舅爷（即父亲的舅舅）。丁枕鱼的儿子叫丁岳平，也是欺压穷苦百姓的一条恶狼。丁家父子，把农民协会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扬言要与农会较量到底。一次开会，王树声提出打丁枕鱼，大家听了感到惊讶。王树声理解大家的心情，他说：“我们家有钱、有田，我舅爷家有钱、有

田，但都是剥削来的。我们闹革命，就是要把一村一乡、一县一省，以至全国的穷苦农友们，都组织起来，拿起武器，打倒土豪，消灭剥削，才能翻身解放，才能过美好日子。”他越说越激动：“请农友们放心，我王树声坚决和大家站在一起，革命到底，永不变心！”

王树声这么一说，大家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但是，也有的同志不大放心，劝他说：“老王啊，我们信你的，不过丁枕鱼与你父亲太亲近了。”

“要革命，就不能讲亲戚情面，谁反对农会，就是我的亲娘老子，该斗也要跟他斗！”说着，他“啪”地一声，用拳头砸了一下桌子，斩钉截铁地说：“走，今天就找丁枕鱼算账去！”

王树声带领农友们冲进了丁家大院，开仓分粮，一把火烧了“阎王账”，给丁枕鱼戴着二尺多高的纸帽子，押解着游了乡，人民群众拍手称快。

丁枕鱼受到打击之后，更加仇恨农会、仇恨王树声。有一天夜晚，天很黑，丁枕鱼和他的儿子丁岳平，带着十几个打手窜到项家冲，突然包围了王树声的家。王树声正巧不在家，丁枕鱼指挥爪牙，点火烧了王树声家的房子。王树声的祖母骂丁枕鱼黑良心，丁枕鱼拉长了脸，皮笑肉不笑地说：“我的好姐姐，如今良心能值几个钱？你孙子要大义灭亲，我今天也要大火灭亲！”这一晚，丁家父子还带着打手，偷袭了罗家河农民协会分会的办公室。

丁枕鱼的反革命行动，激起了广大农民协会会员的极大愤慨。王树声和区农会负责人胡静山、徐子清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逮捕丁枕鱼，把土豪劣绅的反革命气焰打下去。后来，王树声亲自主持农会法庭，宣判了丁枕鱼的死刑。

在丁家岗，有个外号叫“狗老八”的恶霸地主，是王树声的大舅。“狗老八”到豫南光山县纠集红枪会反对农会。王树声带领农友们在大庙将“狗老八”抓获，并当场处决。这一次一起被处决的还有王树声的一个表兄弟，为民除了害。

王树声坚决革命、大义灭亲的行动，受到农友和乡亲们的热烈称赞，在大别山区传为佳话。

一九二七年，是革命风暴此起彼伏、农民运动如火如荼的一年。王树声带领农友们经受了新的考验。

四月，大别山春意盎然。桃红柳绿，松青竹翠，山泉鸣唱，鸟语花香。麻城县人民在党和农会领导下，积极开展反封建、反迷信的群众斗争，把土豪劣绅斗得威风扫地，贫苦农民扬眉吐气，迎来了一个胜利的春天。

正当人们喜气洋洋忙着春耕、春种的时候，逃亡到豫南重镇——新集的土豪劣绅丁岳平和“王九聋子”，纠集反动民团和红枪会一万多人，开始向麻城反扑。这伙匪徒，对农民协会有刻骨仇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所到之处，洗劫一空，在麻城北乡的广大地区，制造了骇人

听闻的“麻城惨案”。那时，革命的武装力量还比较薄弱，匪徒们的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他们扬言要“血洗麻城，报仇雪恨”。

王树声率领农民自卫军战士，守卫在麻城北门的城墙上。这天上午，一群群红枪会匪徒，头上缠着红布巾，腰里扎着黑布带，一个个打扮得怪模怪样，手中挥舞着大刀、长矛，嘴里喊着连他们自己也听不懂的“咒符”，在“师爷”带领下，嚎叫着冲杀上来。王树声从身旁的自卫军战士手里，拿过一枝步枪，瞄准冲在最前面的“师爷”，“叭”的一枪，子弹不偏不倚，正好打在“师爷”的前胸上，“师爷”倒地，群匪乱营，彻底戳穿了红枪会“刀枪不入”的鬼话。紧接着，守城的自卫军战士，以飞叉、石头、竹签、石灰罐和少数步枪，狠狠杀伤敌人。匪徒们伤的伤，亡的亡，再也不敢向前冲了。

王树声在城墙上，警惕地观察着敌人。突然，有一股匪徒，悄悄地由北门向西门方向移动。王树声便带领自卫军战士，隐蔽地转移到西门城墙上。只见“王九聋子”坐在轿子里，指挥民团向西门冲来。王树声指挥自卫军战士“轰”的一土炮，把“王九聋子”打得人仰轿翻，呜呼哀哉。丁岳平见势不妙，急忙收拢残兵败将，停止攻城。

中共麻城县委在首战告捷的胜利形势下，经过认真分析，认为匪徒们的退却是暂时的，县城里粮弹缺乏，经不住围困，决定派人到武昌去搬兵。这个任务被王树声“抢”

了去。他说：“武昌我熟悉，董必武同志我认识，他们一定会支持我们，声援我们。”

说走就走，王树声带了一名自卫军战士，在蔡济璜掩护下，连夜冲出麻城县城，星夜赶路，奔赴武昌去搬兵。

在武昌董必武家里，王树声详细汇报了麻城被围的情况。董必武听了，既同情，又愤慨。他让王树声好好准备一下，在湖北省委召开的联席会上再汇报一次。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哪一方提出问题都很难解决，必须扩大宣传，争取各界社会舆论的支持，以利问题解决。

王树声按照董必武的指示，在联席会上汇报了土豪劣绅制造“麻城惨案”的经过。大家提议，请省府采取果断措施，援助麻城农民自卫军，坚决镇压一切反动势力！

省委联席会议，在共产党秘密领导和董必武的主持下，作出了三项决定：一是请汉口各报刊登“麻城惨案”的实情，公开谴责土豪劣绅的罪行，呼吁民众支持麻城农军；二是省政府集合已在黄安的警备部队，速赴麻城，镇压红枪会匪；三是组成“麻城惨案”调查委员会，委派郭述申等三位代表，亲赴麻城调查。最后，董必武还高兴地对大家说：“湖北省农民协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对麻城农民运动极为关怀，他决定派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军，前往麻城打击土豪劣绅和红枪会匪。”

五月十四日，派往鄂东的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军三百多人，在戴克敏带领下，与王树声等人一起，于五月

十八日到达麻城。

学生军装备好，枪法准，纪律严。围攻麻城的红枪会匪和反动民团，听说学生军来了，一个个闻风丧胆，抱头鼠窜。

麻城解围后，学生军在农民自卫军和广大群众配合支援下，分兵数路，乘胜反击。先后打垮了罗家河、丁家岗、朱家冲等地的反动武装。

“老五这回立了一大功！”领导和农友们赞扬王树声搬兵任务完成得好。他笑笑说：“是毛泽东同志、董必武同志关怀我们，援救我们，功劳归于党！”

六月十二日，被打败逃亡的地主豪绅，纠集红枪会、黑枪会匪近万人，从黄土岗向破寨冈进犯。王树声领导农民自卫军，在六千余农民配合下，阻击敌人。经三天三夜激烈战斗，敌人狼狈逃窜，农民自卫军乘胜追击四十里，打死和生俘会匪三千余人。为纪念这次战斗的胜利，王树声提议将破寨冈改名为得胜寨。

八月，混进麻城农民自卫军的反革命分子熊振翼，拉拢一个排长于佩芳企图搞叛乱，共产党员廖荣坤秘密报告了党组织。麻城县委派王树声赴黄安第二次搬兵。黄安县委很重视，当即决定：由戴克敏带领黄安农民自卫军十五人，吴先筹带领革命红枪会一百多人，前往麻城救援。王树声与援兵一起，连夜返回。第二天清晨逮捕了反革命分子，粉碎了叛乱阴谋。

九月，在邱家畈祠堂，王树声参加了麻城县委会议。会议决定：遵循党的“八七”会议精神，贯彻湖北省委秋收暴动计划，在麻城立即组织农民暴动。王树声带领四乡八镇的农友们，与黄安农民一起，拿起土铳、鸟枪、大刀、长矛，纷纷举行武装暴动。首先取得黄安、麻城两县“九月暴动”的胜利，揭开了黄麻起义的战斗序幕。

十一月十三日，黄安农民自卫军在麻城农民自卫军参加并支援下，组织“千余精锐义勇队”组成攻城部队，高举黄犁头土地革命的红旗，率先攻克黄安县城，消灭反动武装，活捉了县长贺守忠。王树声虽然没有参加这次攻城战斗，但他根据黄麻起义总指挥的部署，带领麻城县农民自卫军一部，守卫在黄安北面，担负阻击豫南新集等地红枪会匪救援黄安的任务，为保证黄麻起义胜利，作出了贡献。

十一月十八日，在黄安县城召开的祝捷大会上，宣布成立黄安农民政府，参加黄麻起义的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王树声被任命为鄂东军第二路军的分队长，正式成为鄂豫皖红军的一名指挥员。

三

一九二八年七月，工农革命军经过木兰山打游击，重返黄、麻老区，建立了柴山保武装割据区。在尹家咀会议上，工农革命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

全师分编四个大队，王树声任第一大队党代表。

一九三〇年四月，遵照党中央指示，红三十一师、三十二师、三十三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王树声任第一师第一团团长。六月至八月，红一师在副军长兼师长徐向前指挥下，两次出击京汉铁路，攻占杨家寨、伏击杨平口、突袭花园镇，三战三捷，歼敌二千六百余。红一师三次整编，发展到五千余人，组成两个步兵团，一个机炮混成团，武器装备得到显著改善。

一九三一年一月，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在长竹园会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王树声任第十师第三十团团长。二月初，鄂豫边区的土豪劣绅，勾结反动地主民团，聚集于豫南重镇——新集。他们依仗新集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筑有坚固石头围墙的险要地形，加修工事，作为固守的反动堡垒。敌人在新集驻有一千多人，自嘘为攻不破、打不烂的“铜墙铁壁”。王树声指挥三十团担负主攻任务。他们响亮地提出：“打下新集过新年（春节）！”部队夜袭强攻、云梯登城，连续两天攻击未果，王树声心急如焚，他自言自语说：“我就不信这个堡垒攻不破。城是死城，人是活人，主动权在我们手里。”其实，他也明白，红军打新集这已经是第三次了。这一次，一定要与敌人血战到底，争口气！他连夜召集干部、战士献计献策，制定了“坑道爆破攻坚”的作战方案。王树声亲自带领部队，以围墙外的一所房屋为掩护，把坑道挖到围墙下，在一口棺材里放了几